



梅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次權叔強韻

荏苒東風暮地田劉郎今又看花來曾陪天上金華
殿慣度人間滄瀨堆老去便思青翥筇愁來且進紫
霞杯紛七世事驅人急懷抱何日得易開

燕行錄

宿碧蹄驛

戊午以聖節使赴燕京

手捧龍函向日邊宮袍新惹

御爐烟平生謾誦詩

三百此日寧論路四千雜沓衣冠傾祖道夷虜絲管

開離筵醉扶上馬從人笑夢覺郵亭倍黯然

鳳山環翠樓次張舍人城韻

西連箕甸誓提封，海上烟霞巧淡濃。
黛色嬋娟山似鳳，靈源杳突洞藏龍。
萋萋草色迷千里，拳拳桐陰翳幾重。
徙倚雕欄望京國，角聲吹徹白雲峯。

黃州次宋可中韻留別

鶯花撩亂客愁邊，到處樓臺敬錦筵。
臨水登山聊復爾，思鄉戀闕却茫然。
齊安此日一作地懷蘇子，句漏何時問稚川。
珍重贈言情不淺，綈袍偏感主人賢。

附可中元韻

作客天西漳海邊，不堪愁緒屬離筵。
一杯把手情

何極萬里催鞭意浩然豈獨延陵知禮樂從今司
馬飽山川傷心 宣廟玉音在東國文章倚子賢

遊大同江車門亭奉呈觀察使兼示同行諸君

清曉顛風捲駁雲江亭暖日更晴薰酒花滿泛鸕鷀
杓浪雪頻沾翡翠裙龍撥清和江客調羯腔驚散海
鷗群主人曾是銀臺舊酌酎難辭醉十分

沾一
作減

又

畫舫輕搖水底雲林花無數送奇薰遙岑隱七來歌
席落絮飛七點舞裙且向天涯窮討景何愁遠左遠
雛群明朝迢遞関河路夢繞湖山更十分

定州迎薰樓喜雨

江雲滄上翳虛空
尾隴蕭上雨勢雄
生意滿田前一作

知帝力歡聲動地賀
農功已看宿麥搖
新翠却喜遊

塵帖軟紅暫倚迎薰拚
一醉誰教一作鮮愠
繼南風

鮮愠或云侍兒之名

雲興館次金太僕湜韻

征衫日上浣塵沙
歧路無窮客夢多
十里青山圍古

驛一宵甘雨長嘉禾
邊氓耕鑿無浮戶
候吏將迎有

簪科才短可堪專對使
眼前詩料倦包羅

車輦館次金太僕湜韻二首

斜陽班馬倚亭臯無限羈愁奈繹搔迢迢海山遙帶
霧蕭條田里半無毛回鶻短夢聞婆餅準擬歸期聽
伯勞日下長安何處是蓬萊縹緲隔雲濤

又

漫上坡壠接平臯却算歸程首屢搔萬里迢迢馳王
節百年種上見霜毛鄉心積漸寧知遠玉事駘馳敢
憚勞暫向風軒款枕睡松聲浙瀝響秋濤

義州聚勝亭

雄藩自昔壯邊陲新構華亭對翠微絕域雲烟來醉
眼層城花柳媚晴暉山圍廣野青如畫雨過長江綠

漸肥叵耐登臨還望遠歸心日夜正南飛

鳳凰山

竒峯通頂石崔嵬雲外芙蓉數朶開玄圃駭輪凌沆
瀣赤城霞氣接蓬萊晨光瀉漾千岩動松響颼颼萬
壑哀嗷作鳳凰非偶甬千年覽德幾回來

遼陽二首

安東都護古襄平美壤昞一作接廣寧王邴高風
敦薄俗段張遺烈化遐氓城圍月暈儲胥壯隊肅魚
麗組練明依舊繁華一都會角樓西畔暮笳聲

又

紛々爭戰幾蠻觸欲向坤靈問劫灰駐蹕山前想旗
幟東丹宮裡歎蒿萊嚴城月落鷄初動華表雲深鶴
不來訪古不堪多少恨欲題詩句愧一作奈非才

遼河源出塞外胡地

清晨驅馬古河頭濁浪滔々赴海流巨索聯舟資利
涉長垣界水護防秋泛來鶴野為天塹誰向龍荒問

上遊鼉

鼉一作鼠千句輕一敬唐皇遠討豈良籌

凌河

清河之水綠如苔岸上荒祠枕水隈風起沙窩塵瀕
洞烟橫野渡塔崔嵬儘教客裡容顏改不管途中歲

月催東望滄溟浪一作一杯酒鄉閑何處碧雲堆

東關途中

神州西去指星畿遼野茫々四牡駢客路逶迤隨海
轉鄉心迢遞逐雲飛益烟起處竈丁集麥浪颭時梅
子肥覽物興懷增感慨背城無語立斜暉

山海關徐達達
議設關

見說秦城萬古憑當時鞭石已無徵山蟠地軸蒼龍
轉海拍天倪紫鳳騰控扼塞門防漏透折衝邊闥振
威稜如今九域澄如鏡咫尺丹丘羽可仍

又

山勢周遭海渺漫天開形勝護平瀾風清沙漠狼烟
絕鼓卧轅門虎士閑誰道一九泥可塞迄成千雉鐵
為關當時徐相功無比新廟丹青照闔闔

奉天殿早朝二首

清蹕傳聲寶座高遙瞻黃屋隔層霄
開扇影當螭陛風起爐香襲歟袍
濟上堦龍動相業桓上衛霍揔
戎韜太平典禮同周盛拜舞彤庭聽九韶

又

壁門金闕鬱相望隱上觚稜動曙光
百辟駿奔庭上下一人高
拱殿中央乾坤闔闔皇風遠
雨露涵濡帝

業昌萬里觀周叅盛際恭歌天保樂熙康

奉天殿賀萬壽節

七月三日

天教微雨洗塵寰玉宇澄
日具闕寒虹渚休祥鍾北
極龍樓佳氣藹南端山呼
共獻千年筭壤奠同輸萬
國歡冠佩雍容元凱侶還
慚接武綴鸞鸞

謁文丞相廟

五首

丞相祠堂何處尋天街北畔鳳城陰
清風肅上廟庭邃遺像堂上歲月深
去國肯搖蘇武節存劉不愧孔
明心百年忠義留天地烈日秋霜照古今

又

運去英雄阨老奸
要將獨力了艱難
松關虎旅來無數
崖嶺龍胡杳莫攀
燕市千年冤未洩
睢陽百代事堪班
數行血寫衣中贄
皎日丹衷激懦頑

又

方倚扶顛蓋世才
錢塘潮汐幾時回
已聞鄱上赤虹起
不覺江南白鴈來
當日衣冠那復見
舊宮禾黍亦堪哀
指南有錄無人識
留取聲名萬古雷

又

坐見桑田碧海翻
屹然砥柱鎮橫奔
夢歸杭越山河在
骨化燕臺日月昏
自古天人巧相勝
于今凡楚竟

誰存一時成敗悠々事血食千秋廟貌尊

又

曾於青史仰遺芬今拜英姿聳舊聞
漠々凝塵棲薊藁峨々古碣濕苔紋
懷鄉堪笑庾開府識字那論揚子雲
正氣不隨黃土盡至今昭晰揭人文

次董主事送別韻

禮部無主事名忱

萬里觀光使事竣秋風鄉思動歸鞭
迢々北極懷殘闕濟々南宮憶衆賢
深荷陽春白雪句莫忘嘉樹角弓篇
關河別後頻勞夢人在蓬瀛隔幾天

留別董主事

董忱蓋大明名儒能文章識性理
疑仲舒之後也一見先生詩大加

稱贊詩以送別故先生以詩答之蓋詩不傳惜哉

醞籍斯文有此賢江都事業政堪傳天人學邃應無
有山斗名高孰可肩落七風儀警邂逅温七笑語暫
周旋一言珍重蒙殊顧千里今携倍黯然

次劉主事送行韻故學士劉吉之子亦名儒也稱贊先生有山林氣像云七

望郎風韻異尋常昭代聲名邁漢唐奕世文章歸渾
厚傳家簪笏更輝光討論遺典超青瑣賁飾熙朝近
玉皇臨別新詩聊把贈珠璣贏得滿荷囊

永濟驛樓即事

半日淹留倚小樓海天東望放雙眸鷓鴣滿巷村無

警禾黍盈疇歲有秋白屋蕭條歲樹底青帘搖曳出
墻頭憐渠蓬髮荆釵女汲井漚麻不暫休

南海澄清

炎上波濤碣石東澄涵萬象勢難窮
闊吞日月鴻濛外搏擊鷗鵬浩渺中
隱映扶桑三島近朝宗河濟百川
同胸中久矣無雲夢今日觀瀾意愈雄

登漁陽崆峒山二首

往事無窮感慨多登高能賦奈吾何
北連上谷關防壯南望中原道路賒
安史兵塵曾瀕洞遼金風氣旋消磨
如今宇內陶皇化到處欣聞擊壤歌

又

苦厭征塵撲面紅登臨絕頂朔長風樓臺隱映層城
裡烟樹參差夕照中依舊繁華畿甸近從來形勝邑
居雄欲將眼力窮鄉國家在青立陽谷東

角山擁翠

太行東尾曷晴旻直壓關門跨海濱夜月冷涵金沆
瀣春雲濃沫翠嶙峋展開罨畫疑真境控扼雄藩隔
虜塵欲借短筇凌鳥道可能扳袂羽衣人

長城古堞

茫上松一作塞限龍沙東八滄溟萬里賒鞭石幾回

穿后土塹山直欲闔夸娥長令戍卒韜戈睡無復朝
兒飲馬過萬古金湯天設險鴻功留與後人誇

石河秋漲

河源流出白雲根積雨新添濁浪奔魚鱉乘時爭蹀
躑鷺鷁得意恣飛翻岸邊垂釣微風裊沙上停車暝
色昏莫向東溟誇海若由来細大不堪論

茶盤霽雪

橫空萬仞倚嵯峨慘々陰雲特地遮一夜玄冥吹海
水滿天騰六屑瓊花千岩晁朗射紅日萬樹槎牙閃
白鴉如許竒觀真幻出吟詩不必灞橋過

澗口漁舟

烟消鰲背浪翻上
一葉輕舟採白蘋
弱笠雨中閑揆
柁蘭撓月下獨垂綸
鳴榔舉網魚偏羨
信棹忘機鳥自馴
款乃聲中春自老
擬尋磯畔釣鰲人

秦島仙跡

祖龍當日遠鳴鑿
孤島微茫枕碧灣
海上若為尋秘訣
人間安得駐韶顏
羨門瓜棗終難遇
徐市樓舡竟不還
往事繆悠堪一笑
崖花汀草自斑斑

次李仲敬

種韻
被戊午禍

獨卧晴窓午夢回
融上夏景正恢台
小園翳上菜花

淨細雨喃上燕子來寂寞何人勤遠訪幽情今日暫
能開俊遊安得追高李空憶當年筆父臺

贈別李仲敬

飛騰壁水無幾日人擬青雲景倩仙慣向陪都聽絃
誦暫同遷客伴愁眠精深學業孫明復個儻才名顧
彥先無限離筵珍重意相看脉脉上只心傳

久雨

黃梅時節雨翻盆隱上夷雷擁峽雲遠客怕逢瓜蔓
水佳人愁顰鬱金裙街泥浩上長妨出簷溜淙上已
厭聞準擬明朝晴景好稻畦桑壟午風薰

畦一作畦
桑一作桑

寄贈後身存慎

三首名個時為咸昌倅多文藝有治績故先生贈詩勸勉

奔走京塵閱歲華
宦遊鄉國亦堪誇
久為柏府乘驄
客來者咸寧滿
縣花五馬催歸
桑梓動雙魚
新佩里
間嗟一家暖飽
君恩重莫擁黃
紬放早衙

又

卓魯聲名萬古傳
後來繼者幾多賢
曲營時譽寧無
病喜擊強宗亦罕
全努力拊循思製
錦存心仁恕戒
烹鮮何時琴閣聞
絃誦每向西堂
夢惠連

又

病骨崢嶸瘦十兮
髮毛衰颯白紛
上羈懷正苦龍
濟

月歸夢頻過鳥嶺雲少日金鑿曾視草老來鐵馬欲
從軍故園消息今何似為問梅兄與竹君

守歲次淳夫韻二首

守歲今宵指酒濃膏騰睡睫已濛濛暗催白髮滄浪
外忽過青春泱泱中欲問東坡追古俗擬尋杜位結
前蹤空添犬馬殘年齒碌碌其如舊日慵

又

局促龍灣寂寞濱歸心日夜向楓宸盃觴草上聊
娛客歲月駸上不貸人萬丈愁看松嶺雪二年虛負
鳳城春欲留蛇尾知無奈愧我謳吟語自陳

憶梅用東坡紅梅韻 三首

香上江南遠信遲
梅花應已占春時
盈上夜月暗生
馥脉上曉寒初弄姿
數畝霜筠遮國艷
二溪水溜照
瓊肌何當醉卧繁
香裡折得樽前一兩枝

又

曉日曛上出霧遲
凍禽飛下嫩寒時
飽更霜雪無塵
韻不御鉛華異俗姿
荀令未妨香是癖
姑仙曾道本
是玉為肌風流雅
有西湖興夢裡依然把一枝

又

故山猿鶴怨歸遲
恰是東風解凍時
樹老苔深橫古

幹霜寒月澹逞幽姿天香迷夢來清夜玉質和烟透
細肌檀板金樽非雅賞橫斜影裡倚筇枝

次韻荅淳夫二首

自笑儒酸抵骨清寸腸冰蘖鬪崢嶸功名不必要三
傑禮樂終須待兩生刻楮成時非實用吹竽混處摠
虛名年來已斷風流夢還愧梅花宋廣平

又

感會風雲際 聖神由來釣築起沈淪繡綸天地渾
閑事陶鑄唐虞豈異人駉駉多年甘伏櫪艤艤萬斛
竟迷津長歌白石無人問獨立湖山自崖巾

次成安齋重卿任韻三首 倪

感時懷舊不勝悲故國青春入夢思
染指功名同畫餅
忘懷得失付殘棊
江如羅帶青藍潑
山作脩眉翠黛施
欲採渚蘭紉作佩
誰知曾冠劫雲危

又

一番歡笑一番悲
明月長懸別後思
載酒無人來問字
尋芳何處共圍棊
春泛絕域應偏好
天向吾曹似厚施
對景不妨歌激烈
都忘身世轉孤危

又

熟食之辰浪自悲
松楸萬里入遙思
半生榮悴頻著

鏡一世輸贏正賴茶間舍求田真有策論詩說賦竟
無施憑君莫覓安身地跬步波瀾即是危

寒食雨次淳夫韻

黃埃如霧一作雨晝冥濛有底春愁日正濃草色漸酣
寒食雨夢魂驚破塞垣鴻數年丘壠省何晚千里家
山思不窮紫禁烟花應爛熳幾時重聽景陽鐘

次成鄭兩君韻

清明還恠雪花新餘潤猶堪浥路塵東緼未達今火
客吹簫不見賣餠人年華荏苒應催令物意淒涼苦
嗇春異域莫嗟花事晚典衣賒酒向東隣

又

野花開晚見天花萬片飄空整復斜寒勒庭萱綠吐
葉暖遙階藥未抽牙隨風撲簌鳴松檝映日毯毵舞
鵲鵝想得長安春似海朱門處醉流霞

戲贈

淳夫鄭君新明寧邊
少娘甚屬意焉

不憤東風飲翠蛾嬌娥直欲妬瓊華綠雲斜掩鵝頭
髻紅錦微纏鶴背靴姿態未論顏似玉精神都在眼
回波尋春莫作樊川晚早把金屏密護遮

上警邊體察使李二相

二首

奕世忠清社稷臣聯翩廊廟躋要津四

朝勳業垂

編簡數紀威名動遠人塞上風塵歸鎮靜開西民物
仰陶白歸來宣室應前席金鼎調梅 寵數新

又

將相功名屬一身堂上風節聳簪紳指揮列戍金湯
固訓練三軍虎豹馴萬里江山杯底物一時桃李幕
中賓鴻白自是無心宰須記窮途涸轍鱗

次宋觀察使可中寧邊客館韻

四面青山直復斜一年春事屬鸞花棘門弓劍葛強
伍綉戶絲簧蘇少家對酒惟須勸東燭題詩不必要
龍沙棠陰雀鼠應無暇暫倚來風賞物華

將向湖南亦同來諸子

遠遊何必擇西南正似羣狙賦四三馬言一作風塵

老樹津烟月夢相參關山杳杳人空老世事悠

悠或不堪欲擬歐公志于後勞歌一曲倚微酣

次鄭厚夫韻

已是清和一作滿前可堪花落更啼鶻高低夢一作攏

風搖浪寂歷茅齋日抵年樵熟林樾頻喚雨雲閑

鶴正盤天越吟方苦鄉心切何日騰裝與子旋

次宋可中留別韻

萬事嬰懷不滿評一身南北類浮萍片雲孤鶴元

住綠水青山自在橫只把丹心明皎日欲憑黃耳
諸兄明朝別後關河隔南鴈來時一寄聲

途中寄龍灣崔牧伯

愷悌仁聲動四隣情親不是白頭新笑談幾共
夜盃酒相尋鴨水春南浦觀魚又錦鯉東山縱獵
驚麇邊城樂事堪追憶三宿依仁倍愴神

寄陳判官 岩壽

少日才名冠羽林三為別乘小知音立談便覺風神
遠數面仍知意氣深共說政聲清似水又聞然諾重
於金半年傾蓋論交地肯教紛

寄吳龜城

自瑩謫防成義州
又移清水堡

堂上九尺膽輪囷
扶臂還能引六旬
袖裡兵機雄略
遠腰間羽箭壯圖
新雲途一蹶休嗟
老玉塞頻遷莫
歎貧樽酒棋枰歡
笑處暮雲迢遞鴨
江濱

次淳夫韻

南歸又逐下瀧舡
不似韓公嶺外遷
瘴雨延蜚雲愁病
骨金叢玉膾落饒
一往延久拚寵辱
同春夢自信行
歲付老天飄泊江
湖同旅鴈稻梁隨
今趁秋前

用淳夫韻贈李浪翁

龜
被戊
午禍

身世飄上繫舡
暗隨風浪幾回遷
仙山隱上鯨鼈

背瘴一作張海茫上鮫鱷涎萬里回頭看白日一生隨

處荷皇天四方糊口嗟空老莫恠龍鍾馬不前

廣明寺贈寮主僧

梵宮高住古城陰往事荒涼杳莫尋
龍井雨寒苔蘚合糝田烟暝草萊深
半邊雲影留禪榻一派泉聲洗客心
逢著高僧談未了夕陽山翠落衣襟

晉州直隸石樓戲次許獻之韻

夢駭鸞鶴過塵區飛到菁川十二樓
花壓雕欄紅影透竹搖晴浪翠紋流
細簾風動珮聲遠寶篆烟消香霧浮
追憶使華春睡處還如杜牧在揚州

直隴石江

樓下長江百丈

一在

清綵舟斜曳鏡中行日搖簾幕

千家影風送簫笳十里聲嵐氣霏微生峭壁波光漱
灑動高城回頭咫尺紅塵道羨殺沙鷗一點輕

七言古詩

平壤八絕

荒臺峩上錦繡山斷崖斗絕臨江灣一夜東風花似
錦烟光草色春斑上流光鼎上如飛鳥滿眼韶華十
分好明朝携酒擬重尋却恐花殘春已老

右密臺賞春

半空高棟翔虹霓俯瞰大野群
山低憑欄正值桂輪上倒浸
萬頃青玻璃空明上下漾寒
碧金影閃上蘆花白夜深不
禁風露寒更嗅飛仙吹鐵笛

右浮碧翫月

江雲黯上如抹漆雪花滿地
深沒膝騎驢曉出長慶門石
磴路滑驢頻叱古寺居僧尚
掩扃隔墻冉冉茶烟青呼僧
談笑共煨芋坐久風來聞塔
鈴墻一住林

右永明尋僧

紅樓高壓綠楊路遊絲落絮
飛無數朝來一雨濕輕塵燕
舞鸞啼春正暮日邊何處是
神京上四杜催

連巒瀟灑如盤龍絕壑窈窕深幾重巖上黛色更奇
絕畫中描出金芙蓉半邊帶雨歸雲黑雲盡蒼上數
峰立晚來柱頤爽氣多已覺霏上嵐翠濕

右龍山晚翠

須江日夜流滔上春未深出碧蒲萄雪消流澌幾篙
漲奔灘怒薄崩洪濤篙師絕叫不得榜一葉輕舸迷
所向乘流一瞥過酒岩桂橈穩泛桃花浪

右馬灘春漲

七言長篇

臨津

春江淥漲浮晴藍沙洲盡為潮所貪深有魚龍淺螺
蚌光搖萬頃青銅涵磯頭老樹隱翠嵐山鷄飛起花
毳上削纜徐牽傍嵌巖擣牙飛沫濺征衫平生夢想
愛江潭今日似在沅湘南扣船長嘯倚微酣剗地清
興超玄堪遠遊幾歲負耕蚕涉江且復駟征一作駟馬

本關古基出松都錄

秦封虐焰燔蒼穹真人崛起青木中天戈指揮俄頃
間操鷄搏鴨收三韓神僧有眼觀天慳龍飛鳳舞扶
蘇山觚稜金碧對龍首嵯峨雙闕臨屏顏當衙正殿
高幾尋取闔紫闥春深上威鳳樓前彩仗圍東池水

暖瑞鵲飛手握乾符廓箕封規模肯與鹿濟同明良
累葉臻泰和衣冠文物侔中華成光顯文俱濟七二
百年來樂事多宮前錦繡如山堆笙歌雜還八闌齋
優游不省權柄移倒持太阿何能為蒼皇白日九關
開可憐一炬成寒灰從此繁華忽蕭散至今廢砌高
崔嵬我来彷徨雙滄流蒼髯落日寒颼七猶恨當時
縱逆虜尚忍寸刃完其頭興亡百變天亦老萬古扶

蘇青未了

笙歌雜還八闌齋一本
云雜還笙歌動地哀

太平館夜飲

朱甍畫閣深重七簾旌輕颺梨花風夜寒蠟炬如長

虹青山白雨聲
聳上蒲萄綠
張玻璃
鐘香浮繡幕
春融上主人
繾綣客亦樂
不知缺月昇
墻東哀絲豪竹
徹寥廓
酣歌逸氣起
元龍轅駒十載走
塵中今日抖擻
芥滯平生曾佳人
莫唱玉樹調
古來亡國如飛鴻

鷄林八觀

叙見五言長篇

半月城

弯上半月蚊川曲
廢城正對南山麓
羅王宮殿盡為塵
碧草芊上走麋鹿
林鴉啼散夕陽紅
漾上溪流咽寒玉
我来彷徨雙滂垂
獨立東風颯遠目
馬山白馬去無蹤
闕井神龍不再浴
十七萬戶隨飛烟
六祖雲

仍不可錄千年王氣漠然消地老天荒但陵谷欲吊
江山舉酒盃激烈悲歌振林木鳴上齊唱後庭花檀
板瑤箏雜豪竹歸來還過五陵路似聽蕭上鬼夜哭

鮑石亭

清溪一派流縈回荒涼洞壑迤邐開鮑魚散落溪水
側春殘石老生蒼苔羅王昔日殿萬機金輿玉輦長
徘徊流連此地弄清泚羽觴泛上隨波來君臣酣歌
入醉鄉簫鼓動地如春雷不悟敵兵入心腹白日鐵
騎潛銜枚蹀血宮庭那忍說倉皇朝市飛塵埃宮娥
宛轉啼軍前寶鈿零落委草萊蟬目嶺上愁雲凝松

聲尚帶千年哀君不見臨春閣中醉醺上不知門外
韓將軍玉樹璧月歌未闕江南王業隨烟滅前車可
為後車戒後車相尋迷覆轍我願天公令鬼守留與
後人鑑此石

瞻星臺

離上禾黍暗阡陌中有崇臺高百尺根連黃媪地中
深影對青山雲外直齷齒餅當年民物醇羲和曆象次
芽陳立圭測影觀日月登臺望雲占星辰乾文順度
泰階平狼鬣不現天宇清雨暘不愆民不瘥豐登四
野謳謠聲乾坤萬古舟藏壑不見金甌終安帖紛上

人世幾番塵金碧觚稜盡荆棘劫火不燒渠獨在累
石巋然風雨外魯中觀臺今有無羅時制作堪一噫

玉笛

寶璞曾經脩月手精光夜上衝牛斗何人截作昭華
琯雅韻不在伶倫後由来竹材陋柯亭宛似秦臺鸞
鳳聲桓伊李暮不可捨鬼物攜呵風雨驚繁華回首
一夢中三弄斜陽江海空曲罷鷄林佳氣盡蕭上黃
葉吹悲風

扶餘懷古次稼亭韻

扶蘇之陽泗水河何年南渡來為家謾憑城池構

怨挈兵不念瘡痍多君臣酣宴昧遠略萬騎屬境來
唐羅牽羊銜壁事已急可憐倉皇張麗華香鈿翠翹
墮巖底驚魂飄散隨風花不用忘言悔噬臍至今荆
棘悲銅駝地下累臣目不瞑悽涼麥秀聞哀歌哀已
興亡天亦老青山脉上江生波

南塘行戲贈李教授季宗無宗同遊諸子

龍濟學舍城南隅函丈先生清且擢纒上腹有五絛
笥口誦詩書如貫珠捫虱時上卧塵榻發篋探囊
惡容明年科第如摘鬢賈勇文章奮鼓角優游餘事
精爽泰虎穴得子人稱竒彥道時盧那可數積薪少

術誰得知潁陽公子長九尺奮髯大叫亦勁敵一城
雖捷黑牡丹再戰不支摧兩翼一勝一負真乘陰
辦一席在領史諸生質上執刀七侍兒婉上羅酒盡
南塘閑敞直遠望習上東風吹柳線燒痕春雪未全
融眼底雲山繞海甸滿座高談皆楚囚一歡傾倒消
百憂就中更有紅蓮客一笑露的降龜州龜州舉解
屢稱屈內罰籌如蝟潛走逸歸來街鼓已逢上不覺城
頭鴉尾畢人生到處如萍蓬豈料天涯有今日南塘
之會不可忘恨我昔之如掇華

漢陽指吳龜城
客評事尹

道筒泉水出巖腹來瀉庵前寒更綠山僧掬飲慰朝
飢清甘遠勝康王谷客至呼僧烹日注活火風爐翻
雪乳誰持三椀寄盧仝更將絕品誇陸羽平生厭食
幾斗塵肺枯吻渴無由津花甌快傾如卷雪頓覺六
用俱清新

長門春曉

別宮春閑夜漏斷落月半掛梨花梢美人驚罷孤枕
夢乍開紗窓天欲曉薄霧香烟濕不飛百花叢裡打
繚繞含情無語暗消魂不耐喧啾聞百鳥眼前物色
忽多情獨立苔階倍悄口雙蛾畫眉趁晨粧玉釵不

來音信杳臨風自恨妾薄命鏡裡隻影空自吊曉風
吹花撲翠簷惆悵徘徊愁未了

蛾一作鴉

中秋對月懷舊寄叔強憶秦娥詞

中秋月暮雲飛盡清輝徹清輝徹江南漢北茅簷魏

闕年上月色今宵別共看千里應愁絕應愁絕塞

坡舊約不堪重說

鎖錄云公謫海上見時事感此注
懷鄉多賦樂府以見意云出

秋日書懷水龍詞

水國蕭瑟秋風曉霜搖落橋頭柳斜陽巷陌寒烟淡

落初過重九梳子微黃楓林正赤菊花時候恨良辰

荏苒佳期寂寞空吟喚敲秦白萬三天高一鴈望

山幾番搔首霜鬢雪縷江鯨海蠣南京可口 到處

唯應看天憲 闕停雲懷友更何時任逐鷄豚社醉

隣家酒

後補題作卷三續作續

清明出遊城南 點絳脣詞

寒食清明綠楊芳草兮無情緒小梳和雨開遍村上

樹 欲撒閑愁跨馬垂鞭去城南路隔林人語竚立

斜陽暮

春日言懷沁園春

少日乘弧北略幽并南窮漢巴翱翔緹嶺駭鸞駕鶴

夷猶玄圃飲露餐霞右執安期左招子晉不數玄卿

行 回 卷三

卷三 二五三

侍宴作宴侍
竟下意

春

與道華瑤池侍宴香浮玳座酒滿金荷 那知光蹠
跼奈曳尾泥沙伴坎蛙正夷陵城裡夜聞鳴鴈關山
路上魂斷梅花目極神州心馳故國兩鬢春來雪半
加商量了意林泉有約風月無涯

春晚 玩郎歸

小園烟景日遲上颺空花片飛杜鵑苦道不如歸思
歸雙淚垂 曠斷處靠欄時惜無限思落紅無數委
塵泥綠陰梅子肥

新築小室 摸魚兒

結茅齋僅能容膝短椽堪庇風雨綠陰葱蒨成帷幕

正在百花深處開，小戶瞰海濶。天低隱，丹丘路算
來阿堵，只白水青山朝烟暮靄。明滅互吞吐。身如
寄塞北江南，且住何須分別鄉土。黃岡暫謫，峨眉老
後日雪堂誰主。潘郭古今寂寞，無人酬和風騷句。閑
中細數，有墜砌繁紅，縈簾飄素。一穉篆烟縷。

寒食寓懷寄庶弟伸棧源憶故人

天涯遠客頻懷舊，身在湖南嶺。右病廢，看花對酒照
影傷春瘦。故山松柏無人守。寒食清明時，候夢到
鳳溪回首，綠盡溪南柳。

綠作
緣

梅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梅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梅溪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與寒暄堂金大猷書

弼宏

前此嘗因便寄書其果監納否即問此時道履珍重
遠慰且溯不任馳情身只是舊日伎倆人無足道者
自頃仕宦以來愛君微忱自激於素蓄王事鞅
掌學力日退者理固然也操心之要常服於師門而
宦海風浪有時駭訇亂我心源每顧師訓猛省膠撓
欲着主一之工而出入無時未到安慮之域欲退則
義虧於許國不退則誠損於存心身之進退實為狼

凡曰

須幸兄指教焉近有檢小得志之漸早晏當退休林
壑與兄論道講學以遂晚計耳每念當年同遊共學
之誼不覺引領長吁也茅以節使之望近擬於不佞
云歸計恐或職此差遲也然豈無後圖耶惟是自寬
而已只希為道保重他不宣

今余誦而記之多有未詳耳

瑣錄云先生歿後得此於寒暄公而撤變失之

記

讀書堂記

成化丙申奉教製

達大厦者豫養棟楠杞梓之材於數十百年必待昂
霄益壑然後取為棟樑之用迨萬里者豫求驛驛歸

使

駟之種必豐其芻豆整其鞍鞞然後可達燕楚之遠
為國家者豫養賢才亦何以異於此上讀書堂之所
由作也恭惟本朝 列聖相承文治日臻 世宗大
王神思睿智卓越百王制作之妙動合神明以為典
章文物非儒者莫可共定博選文章之士置集賢殿
朝夕講劇治道又以為研窮義理之奧妙博綜羣書
之浩穰非專業莫克始遣集賢文臣權採等三人特
賜長暇於山寺任便讀書季年又遣申叔舟等六
人便得優游厭飫大肆其力 文宗繼緒篤志儒雅
又遣洪應等六人給暇於是人才之盛極於一時述

作之羨侔擬中國今 上即位首開藝文館復古集
賢之制曰 御經筵覃精文籍尊崇儒術育養人才
視古有加歲丙申復用 祖宗朝故事 命蔡壽等
六人 賜暇今年春又 命金勘等八人 賜暇乾
歲義寺讀書癸亥人致餼酒人設醴時遣中使錫賚便
蕃仍 教政院曰宜於城外擇地開堂以為讀書之
所政院覆 啓龍山小菴今係公廡棄之矣修而葺
之爽塏幽曠歲修游息此最為宜 上可其請遣官
董役閱兩月而成凡為屋僅二十間而夏涼冬煖各
具其所於是 賜額曰讀書堂 命臣為記臣竊惟

詩之旱麓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仁才之興繫乎上
之人作成如何耳苟善養之濟仁多士王國克生不
善養之國無其人誰與圖理若徒慕養士之名而苟
焉取之鷄鳴狗盜之流竊吹其間可不謹哉三代人
才皆由庠序而成周造士之法最為詳密若漢之翹
材唐之登瀛皆苟得一時之名烏足議為也惟我
國家涵養百年教化開導之方獎勵養成之規實與
成周造士之法相為表裡而泮宮玉堂之外又有養
賢之所擇之精而遇之厚其與詩之每食無餘不承
權輿者為如何哉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傳之者

曰養賢所以養萬民也今日之假館致餼無與治道也萬機之繁特紆宸念似若不切於事也然他日經綸治道黼黻王猷者未必不由此輩而粉飾太平澤被生民其功利之及於遠者蓋不可量也譬諸榷楠祀犗驂駟駟之收用於一時者豈不萬七乎哉而殿下之急先務者高出於前代矣夫然則應是選者可不思副聖上樂育之恩耶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之淵深諸史之異同百家之浩汗必將包羅該括涉其流而撮其精觀其會而舉其要極其博而歸於約然後能深造之而達其原矣皇王帝伯之

道禮樂刑政之本修齊治平之要舉在於此施諸事
業在強勉耳董子所謂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
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者可見其效矣徒
取糟粕以為記誦之資組織綺麗以為聲律之文以
誇世而眩俗則非朝廷儲養之意也嗚呼學問之功
貴乎變化今日讀一書猶此人也明日讀一書亦猶
此人也雖多亦奚以為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又謂
子夏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可不勉之哉

洪州客館記

侯城宋侯遙年以謹厚篤實之才早登膺仕蜚英當

世嘗倅西原守沔陽牧尚州皆有惠政至今有去後
思成化丙午又出為洪州牧洪湖西之巨邑其地沃
以廣其民繁以庶踰稱難治侯用仁恕平易簡教條
去煩苛濫境晏然民樂為用一日坐後廳按簿書謂
通判曹侯末孫曰廨宇所以待賓客而大廳乃朝朔
望之正衙也地勢卑下無廉陛之嚴制度狹隘無行
禮之所歲月浸深摧圯將至盍改而新之以起曠古
之廢通判曰謹唯命議以克合於是鳩材伐石役以
將手告成於己酉春向之卑者高狹者廣峻其廉陛
而恢其規制塗墍丹雘輪焉奐焉為一州之美觀宋

侯馳書於京徵余言為記余復之曰侯之華聞早播
朝著繼占金榜當立登要路出入臺閣以親之故累
乞外補低徊州郡以盡滄漣之養此侯之至孝出於
天性者也不用鈎距而民不忍欺不任搏擊而吏皆
惴伏田廬無愁歎之聲四境有含哺之樂此侯之政
績異於列邑者也事親之孝治郡之能固當書于史
策不一而是今茲一土木之後一廡宇之營何足為
侯道哉雖然余於是蓋有所感焉比觀州郡自近以
來舉皆一新傾彫頽圯十無二三其制作皆宏壯華
麗倍筵於舊豈昔之匠石皆昧於槩議而今之梓人

皆般郢之巧耶此良由 朝廷清明中外無事民安
物阜事力有裕故也昔之營構者僅乘干戈之隙故
草創如彼今之有為者從容閑暇得盡其力故宏麗
如此豈非閑於世道之興替而然耶然則一辭宇之
營於侯雖無增損而上可以觀 國家之昇平次可
以知牧守之賢能烏可少之哉後之人亦當目覩制
作思侯之賢而想今日之盛矣侯之是舉顧不美歟
余於宋侯子第行也辱書再至義不可辭姑書此以
歸云

金山東軒重修記

金山在新羅為開寧領縣高麗時移屬京山府恭讓
朝始置監務本朝以 恭靖大王安胎陞為郡歷代
沿革不一而地居慶尚忠清之交凡日域來聘之使
與夫本 國使命之由清州者必道于此而館待供
頓之煩埒於尚州實往來之要衝也舊有廡宇隘陋
卑湫炎風暑雨鬱蒸尤甚客來者悶々然如坐深甕
中人咸病之成化己亥秋兵曹正郎巴山李侯仁亨
來守于茲政化惠孚弊祛利興治為一道景越四年
壬寅召謂鄉之父老曰館舍之設所以待賓客尊
王命也甬邑自建迄今百餘年頽圯將半又無涼臺

高榭禮接登覽之所豈徒為吏者之憂抑亦爾父老
之羞蓋圖而新之父老曰唯上於是具由申監司得
報鳩材程功不煩一民役以遊手即舊基而恢其規
模高甍栴而緻其營構內燠室外垣墻塗飾丹堊蔣
種花卉首尾纒半年而斷手嚮之隘陋者輪奐焉卑
湫者夷壇焉雖不臺不榭而地勢高豁宜於眺望層
巒疊嶂拱揖於几案茂林平楚曠帶於簾櫳清風颯
然禽鳥鳴翔幽靚蕭灑使人有出塵之想矣鄉之父
老舉集賀於庭無不樂侯之德而神其功焉甲辰夏
余奉使商來覲省于親庄仍詣郡謁侯上坐於新軒

舉觴屬余曰吾之役才異而子之行適至請記事之
顛末以示不泯余惟館宇之廢興足以知一鄉之盛
衰一鄉之盛衰足以知世道之隆替吾郡歷新羅高
麗千有餘年恒為屬縣壤地偏少民疲於奔走而今
則陞為大郡生齒之繁田野之闢倍於昔時自置監
務以來前後積幾人而侯之賢最著政平訟理比屋
絃誦至於館宇之廢隳不葺者今則舉皆新之世道
之隆替觀於一鄉之盛衰而知一鄉之盛衰觀於館
宇之廢興而知者詎不信耶日邦之使絡繹于茲者必
將驚今之改觀益知 聖朝之治比舊漸隆而歆豔

於心矣夫然則侯之此舉豈可以小之哉况侯以高
世之名大魁多士翱翔雲路華聞日播而絕意榮進
乞郡便養屈其大才施於一邑庶以持其身威以畏
其吏慈以惠其民凡簿書期會一應細大之務罔不
修舉餘事及於營繕而四境之民曾不知斧斤版築
之勞其操術簡而收功速他日立 朝廷措事業亦
將用此道也無疑矣後之繼侯而來者倘能體侯之
志而益及侯之所未逮者則斯不亦吾民之福而吾
鄉之幸也耶

善山養素樓記

市津宋侯遙年治善之四年政成年登公私有裕乃
撤舊館而新之又於東北隅闢地起樓四楹以為使
華燕息之所塗墍丹雘華而不至於侈質而不至於
朴既成請名於余曰復之曰凡樓臺之作為 王人
設也然徒役志於山川景物而已君子亦無取焉嶺
之南樓臺之最名者如晉如密如蔚如永瓌奇絕特
廣遠寥廓之觀非可以一二數自餘名亭華館不可
勝舉賓客之東西來者皆慣者厭見誰肯着眼於此
雖然走壙之歟困思豐草飛空之鳥倦投深林動則
思靜物之情也樓在客館跬步之地頗有清幽蕭散

之致當畏景鑠金之日雀鼠剖決之餘神昏氣倦披襟一登頤精神養冲素一霎之間靈臺澹然心境兩忘自有無窮之至味豈徒暢宣鬱湮而已馴致定靜安慮之域以至酬酢萬變泛應曲當不期然而然矣雖無絕異之觀而樓之有助於賦政之大夫為如何哉苟不切於用雖齊雲落星并幹麗譙徒臨高望遠而已何益於人耶請名之曰養素異日登斯樓者累如上所云則侯之所以餉王人者夫豈淺哉而余之命名不其中的矣乎侯曰訓素之說可得聞其詳乎曰素者質也儉也文質雖不可偏廢而非質文無所

施故孔子以繪事後素答子夏之間儉者德之基也
堯之茅茨土階禹之卑宮惡衣是已君子之學尚質
而敦本崇儉而務實施之於事達之於政不過如斯
而已夫然後能盡養素之功庶幾聖賢之域可不勗
之哉侯曰善

黃澗駕鶴樓重修記

黃之為邑據層巔俯絕壁東南衆壑之水來繞其下
盤折而西湍流激石琴筑竿籟之音不絕晝夜驟之
西五里許有數峰斗起闐然而止中有青鶴窟巖洞
幽邃烟霞縹渺過之者疑非人寰中境界也客館之

隅跨雉堞臨蒼崖蒼舊有樓曰駕鶴永樂年間龜若南
相公在揭扁也後燬於火與客館俱灰燼只留殘礎
者四十餘年成化丙午密陽孫侯蕃以清雅通達之
才選入芸閣以親老乞郡宰是邑甫下車而紀綱一
新未閱歲境內大治乃謀吏民鳩集工徒以重營廨
宇為已任始事於己酉八月斷手於明年七月首建
正廳次及翼室上上之東南仍舊址橫起樓三楹曰
扁以駕鶴雖甍榱相連不別營建而望之翼如迎江
山於欄楯之中挹沆瀣於几席之上凌虛架空絕特
之觀寔冠於一道登之者飄然如躡閭苑而仍丹丘

也孫侯以樓之際走書請記余惟境不自勝曰人而
勝巖興遇合之數豈偶然哉自有宇宙便有此江山
而必待具眼者然後為能發揮而標名之載諸文字
垂之無窮使黃岡不遇坡公赤壁何曰而顯名武夷
不遇晦菴雲谷何由而知名雖然坡公之筆力晦菴
之道學未必無赤壁武夷之助也則境與人之相遇
相資之益為如何哉今黃之溪山雲物初遇於龜巖
再遇於孫侯天不能秘地不能藏增益其清勝開發
其精彩豈非千古之一幸而侯於簿書之暇登臨舉
目青山自青白雲自白方寸之間一塵不起翛然忘

世慮之紛糾悠然觀道體之流行學日進於高明廣
大之域矣豈徒昌其文辭助其謀慮而已耶然則黃
之幸也歟侯之幸也歟余困於塵中南國之江山係
戀於懷者久矣他日何事南歸獲遊茲地尚登樓一
醉續臨臯道士之夢挹緱嶺子晉之袂詠崔灑太白
之詩細討駕鶴之說以償宿昔之志

高靈客館記

申侯清卿相國文忠公之後子也世業儒雅與余同
登司馬試嘗宰靈山勤於其職不屑仕於飾厨傳干
時譽而故舊賓客交口稱道人無間言不規上於煦

上撫摩而民皆愛慕仰若父母見代之日攀轅截鐙
邑人思之不已為立生祠有循吏之古風 朝廷特
加褒獎賜一級蓋侯之天性仁恕惻怛無華滋民接
物一以至誠故也弘治庚戌以親老又出為高靈宰
高靈侯之鄉貫吏民之情偽風俗之淳漓靡不周知
既視事新其紀律務去煩苛一以治靈山者治之民
乃洽然闔境安堵又 下旨褒美由是侯之名聲藉
上中外侯常以廨宇隳隘欲改而新之者久矣而邑
在通達大道之傍輪蹄絡繹吏苦於迎將民困於餽
億重用其力累淹歲時癸丑春適有田祿之責侯遂

決意取材陶瓦役以遊手起正廳三楹左右廊各五
 楹翼室三楹東軒橫閣三楹直軒之北連起樓三楹
 引渠鑿沼種蓮其中繚以垣墻雜植花卉是年秋功
 告訖凡為屋揔五十餘間涼宜於夏煥宜於冬鮮麗
 明媚各稱規制余聞而嘉之曰有是哉侯之懋於績
 用也侯之仁恩浹於一境在人心腹凡有興作如子
 來趨侯之治邑當求諸穎川中牟渤海之間彪炳史
 策垂之罔極今此營繕何足置於牙齒為侯稱道哉
 雖然縣古新羅大伽伽立國五百餘年山水之勝甲
 於嶺南而自麗初降為小縣壤地之偏有同黑誌政

志

荒民殘無恠乎靡宇之矮陋也今一遇賢宰而能起
百年曠古之廢俶山雲物亦為改觀豈非斯民之福
而茲邑之幸耶况役不淹時不傷財不厲民深得聖
人使民以時之義尤可書也已鄉之父老以為美談
思侯之德愈久而愈無窮如靈山也無規而侯之事
業當埒於黃霸卓茂之輩其可涯也

咸昌咸寧樓記

先生改樓名曰
廣遠而記之

堂第存慎為咸寧之二年謂余曰咸之為邑在慶尚
一路之樞轄冠蓋輪蹄之往來者輻湊于此館宇樓舍
在所當急而舊有樓在客館之東名曰咸寧規制狹

小尚牧李公全粹以其名之汎也改以清新而記之
今幾三十年棟撓楹傾人不堪登觀察使金公君諒
慨斯樓之將廢顧本縣弊劣無資出營布若干囑縣
監李滋使改為之滋方鳩材經始不幸病歿弟今繼
之不可廢較前功於是召工規度親董吏卒稍增於
舊乃起四楹甫踰月而畢高明亢爽曠達平遠宜於
登眺主屹之竒秀四佛之蒼翠飛舞起伏控挹於東
北而西南諸山連妍灑迤近者抹綠遠者攢青環列
於几案之前實一縣之勝觀瓌竒雄麗非清新二字可
盡請易舊名并記重修歲月使後人有攷焉余曰

國家昇平百年休養生息朝野寧謐嶺以南爭侈樓
觀丹雘相望凡高其甍棟敞其欄楯者無邑不然則
名不可盡說雖因舊貫謂之咸寧可也謂之清新亦
可也况營繕之於治邑特餘事耳何足為一樓書不
應者久之既又存慎之書再至請益勤余曰其所聞
者而名之曰廣遠夫地勢夷衍無碍然後眼界為之
寥廓眼界無阻然後神志恢弘廣大而無壅君子之
貴高明之居者豈徒然哉今之為樓者或背山臨水
徒取一物之勝而不為眼界之謀者多矣如此者不
可決疑滯去煩悶何益於登覽乎斯樓也雖無山水

之近觀而登臨四顧曠然無礙心境脩然直與天地
同其廣遠則其氣象為如何哉此余立名之意也存
慎復之曰廣遠之意庶盡吾樓之槩而於吾心本分
之體為政臨民之際顧不可推而致之耶曰至大至
廣者吾心之體也而私意汨焉外物鑠焉枵然餒矣
苟能用力於此如鏡之明不為塵垢所蝕如水之澄
不為泥沙所滓則至大至廣之體無少虧損而塞乎
天地之間心無町畦物無彼此則洞然八荒皆在我
闔小而宰一邑大而臨一州民吾赤子視如同胞何
間之有哉如此然後可謂全吾心之體盡為政之理

能到廣遠之域矣存慎勉之哉君諒創起重營之謀
存慎卒成前人之功皆可紀也故余卒不拒焉君諒
諱諶余之同年友存慎名侗己未春自司憲監察出
宰咸昌云

海印寺重創記

伽倻之山最秀東南峻絕峭壁如畫山之陽有巨刹
曰海印新羅哀莊王時高僧順應所創寺前有蓬萊
方丈瀛洲等峯衆壑之水繞出前洞奔流激石萬雷
輿俗彌紅流洞自武陵橋抵寺十有餘里丹崖翠
壁愈深愈佳古記山形絕於天下地勢隻於海東者

信不誣也文昌公崔致遠晚年掛冠卜隱于此讀書
堂廢而題詩石尚存高麗時藏國乘又藏大藏經板
山之著於圖誌寺之額於東方者尚矣我世祖惠
莊大王中興王業萬機之暇留意釋道思欲洪揚竺
教普濟羣生天順戊寅命僧竹軒等就本寺印大
藏經五十件又命惠覺尊者信白燈谷學祖等往
視之藏經之堂隘且陋仍命本道監司稍增舊制
措四十餘間越十一年戊子世祖上賓貞熹王
后克定大義寧濟東民深仁厚澤決于遠近念惟
世祖之尊崇篤信者琅函秘典而曾幾何時藏經之

堂已為傾陔可不動念於是乎慨然有重營之志而
歲辛丑始傳住持 命學祖主其寺屬仍歲侵 國
家多事未遑舉也癸卯 貞熹昇遐 仁粹王大妃
仁惠王大妃殿下適退先志凡所以嗣徽音而薦冥
福者無所不盡其心而悼 貞熹之有志而未就也
則又 命學祖徃董其役戊申春施內需司米布若
千石匹遣都料匠朴仲石等改構藏經板堂三十間
扁曰普眼堂又撤板堂中佛殿三間移構於寂光殿
西扁曰真常殿又撤祖堂三間移構於真常殿側扁
曰解行堂明年己酉春又施米布又明年亦如之構

窮玄探真鑑物雙運等堂及一源谷應揔持倒瓶等
寮修講堂曰無說食堂曰滿月改營毗盧殿曰大寂
光主佛補處皆改飾黃金起鍾樓曰圓音建中門曰
不二撤舊大藏殿移營於寂光殿東扁曰含虛寮藏
銀字大藏經有脫字卷又營解設蕭然可鑑圓融雙割浩
然還元緣起冥真玄根遶俗省行重鑿轉生作熟等
寮又起東西樓庫東曰無盡藏西曰貳盈庫凡為屋
百六十間或增或損皆曰舊制而宏麗精彩倍之庖
福廡溷之所鍾魚鐃鼓之類亦莫不畢具而一新金
碧焜煌照耀山谷乃於秋九月望招集淨侶數千指

大設法會以落之於是山門之事畢矣燈谷以偉曾
遊是地粗識其槩走書求記甚勤偉本儒者徒於釋
教蓋憎然者也修善種福之理輪回因果之說未之
學也其餘功德何足論之有無哉雖然崔文昌吾東
文士之祖此是終焉之地則不可不致意於此而况
兩殿為先后之誠終始彌篤在所當書垂之罔極
而能奉 慈旨孜 靡遑程功授事不使小怠操術
要而收功速在乎董役之得其人也可不記其勝蹟
與古順應同傳不朽乎噫盛衰數也成毀亦數也寺
創於有唐貞元十八年歷新羅高麗魏然獨存於兵

火之餘至于今日遇太平之世逢任姒之 聖殿堂
寮宇燠然一新豈非有數存乎其間而海印之一大
幸耶抑不知成毀之數一係於天耶一係於人耶盛
衰成毀之理無窮於人世則寺之長如今日亦安可
保耶使後之主此寺者恤念 兩殿篤孝之誠燈谷
營構之勤謹守不毀無徒諉於盛衰成毀之數則可
矣弘治四年龍集辛亥十月上澣昌寧曹某記

癸亭記

余謫龍濟之明年夏寓舍陝隘不堪炎鬱乃就園中
高爽處構亭數椽蓋以茅茨可坐五六人旁舍櫛比

無尺寸隙地園之廣袤僅尋丈只有葵數十根翠莖嫩葉搖動薰風而已巨名之曰葵亭客有問余者曰夫葵植物之軟脆者也古之人於草木花卉之類或取其特操或取其馨德多以松筠梅菊蘭蕙名其所居未聞以軟脆之物名之者也子於葵何取抑有說乎余應之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貴賤輕重有萬不同夫葵植物之軟脆最賤者也譬之於人推鄙無似最下者也松筠梅菊蘭蕙植物之堅勁特操有馨德者也譬之於人卓爾不羣特立於世聲望鬱然者也余今擯於荒遠寂寞之濱人所賤棄物亦踈斥欲以

松筠梅菊蘭蕙之類名吾亭不亦為物之羞而為人
之訕笑乎以棄人而配賤物不求遠而取諸近此余
之志也且吾聞之天下無棄物無棄才管蒯葑菲之
微古人皆以為不可棄况葵有二德乎葵能向日隨
陽而傾謂之忠可也葵能衛足謂之智可也夫忠與
智人臣之節忠以事上盡已之誠智以辨物不惑是
非此君子之所難而余之宿昔所慕者也有此二義
其可槩之於軟脆之凡卉而賤之哉由此論之不獨
松筠梅菊蘭蕙之可貴也審矣今余雖謫居一眠一
食莫非 主恩午睡攤飯之餘詠休文君實之詩向

日之心自不能已也則以葵名吾亭豈無說乎容曰
余知其一未知其二聞子序之義不可尚已捧腹而
去已未六月上浣記

臨清臺記

先生自義州移
配于順天時作

昇平有東西二溪其東溪出鷄足山衆壑之水分為
二派南流至北圓山下合而東折至城東一里許與
西溪會白沙蒼石水極澄澈溶漾銀鱗紫蟬至秋狼
藉官獲其利其西溪出鸞鳳山之北由時雨洞縈回
迤邐東流繞出城南燕子橋下入于東溪其名玉川
湍流駿駛又多嵌巖恠石水勢甚慄悍由燕子橋而

西沿崖皆人家竹籬茅舍櫛比左右由觀音坊而上

百餘武一作步水益清石益竒老樹蔽日水涯寬平可

坐數十人幽閒清爽雖盛夏不知有暑氣也余到昇

平僑居西門外距余舍甚近故日與邑中諸子丞往

過焉日累石為臺名曰臨清與主人沈君後梁平韓

麟壽三老張校官自約為真率會七日輪設野飯山蔬

酒一壺捕溪魚以供羹膾而已踰令者有罰焉飯後

酒數巡而止飲無酬酢取其簡儉易具也或碁或談

及曛而散或杖策踏月而還如此者二年或日子取

淵明辭中語以名斯臺而數引野老權適於此未嘗

武寺人逐日

一賦詩以極酣暢之趣無乃虛其名而孤此臺耶曰
逝者如斯夫子所歎必觀其瀾鄒國有訓聖賢臨流
觀水其志固有所在若淵明歸田之樂在於樂天知
命而不專在於登高舒嘯之時臨流賦詩之間余今
居昇平_此之山川風土_間日與數子從容於
斯或掬水洗面或據石濯足臨清波而弄清泚鑑寒
流而數毛髮倘佯竟日不知老之將至何必吟詠篇
章恢比聲律然後為樂耶昔柳子厚居零陵苦厭山
水名溪為愚指山為囚皆加以惡名初非知命者也
蘇子瞻謫黃岡遍武昌寒溪諸山赤壁二賦橫絕古

今而終未免有遺世慕仙之意亦未可謂之知命也
惟夫學君子不憂不懼之術養浩然至大至剛之氣
然後為能不變窮厄之際可言知命矣余慕陶學孔
孟者也竊有志於此久矣抑不知余之樂於斯臺者
其庶幾知命者乎噫自有此州便有此山川恨無圖
誌記載名勝如張章簡朱文節嘗守于茲未知曾涉
此地一顧眄耶不顯於昔而顯於今不遇於名賢而見
遇於我輩其亦茲溪之幸耶蒼龍壬戌八月下澣梅

溪老叟

記章簡張鎰
號二公曾倅是州

臨清臺追刻錄

昇平有臨清舊臺癸亥冬在都下得記文一篇於
金君立而讀之金君以謂先祖寒暄公之所著及
到昇平遍問府中老措大蓋非寒暄之文實是梅
溪之所作篇末并書年月軒彌甚詳臨清乃二先
生謫居時所嘗游憩講道之地一日携乃諸生訪舊
迹詢問遺事于旁近居民有八十老吏頗詳言其
故聞之令人氣塞徘徊俯仰且不忍盡沒曰其舊
址而修葺之又構小堂而表識之茅念梅溪有此
記而寒暄未有文字可徵其遺迹然而其祭梅溪
之文備叙同遷徙好之意則其相與講磨遊適於

此亦可知矣名堂以景賢者追慕寒暄之道也立
閣于階下者圖刻梅溪之文也後之登斯臺者追
憶當時事以觀世道之升降則其誰不扼腕拊膺
繼之以淚於千載之下乎古人所謂直欲籲天而
無從者其在斯歟
嘉靖甲子九月庚子
龜巖李楨謹識

燕山朝寒暄金先生梅溪曹先生俱謫昇平西溪
之畔聚石為臺是曰臨清梅溪名之而為記今六
十餘年矣擬摹八石上品刻缺不能刻只刻臨清
臺三大字于前面乃退溪李先生滉筆也書此文

者進士鄭沼也董是後者進士裴壽也太守則東
城後學李楨也嘉靖乙丑八月立

序

杜詩序

詩自風騷而下盛稱李杜然其元氣渾茫辭語艱澁
故箋註雖多而人愈病其難曉成化辛丑秋 上命弘
文館典翰臣柳允謙等若曰杜詩諸家之註詳矣然
會箋繁而失之謬復漢簡而失之略衆說紛紜互相
牴牾不可不研覈而一爾其纂之於是廣撫諸註芟
繁釐枉地里人物字義之難解者逐節略疏以便考

閱又以諺語譯其意旨向之所謂艱澁者一覽瞭然
書成繕寫以進 命臣序臣竊惟詩道之關於世教
也大矣上而郊廟之作歌詠盛德下而民俗之謠美
刺時政者皆足以感發懲創人之善惡此孔子所以
刪定三百篇有無邪之訓也詩至六朝極為浮靡三
百篇之音隊地子義生於盛唐能抉剔障塞振起頽
風沉鬱頓挫力去滛艷華靡之習至於亂離奔竄之
際傷時愛君之言出於至誠忠憤激烈足以聳動百
世其所以感發懲創人者實與三百篇相為表裡而
指事陳實彌稱詩史則豈後世朝風詠月刻削性情

者之所可擬議耶然則 聖上之留意是詩者亦孔子刪定三百篇之意其嘉惠來學挽回詩道也至矣噫三百篇一刪於孔子而大明於朱氏之輯註今是詩也又曰 聖上而發揮焉學詩者苟能模範乎此臻無邪之域以抵三百篇之藩垣則豈徒制作之妙高出百代而已耶我 聖上溫柔敦厚之教亦將陶冶一世其有補於風化也為如何哉成化十七年十二月上澣承訓即弘文館修撰知製 教無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承文院校檢臣曹偉謹序

筆苑雜記序

東方自箕子受封以來世稱文獻侷擬中華而前朝
五百年間文學之士彬々輩出以遺稿傳於世者無
慮數十餘家可謂人才之盛也然記述當世朝野之
事名臣賢士之所言若行以傳於後者罕有其人獨
李學士破閑集崔太尉補閑集至今資詩人之談論
為搢紳之所玩然所論者皆雕篆章句其於國家
經世之典槩乎其無所取也厥後益齋李文忠公著
櫟翁稗說雖間有滑稽之言而祖宗世系朝廷典故
多所記載而辨證焉實當時之遺史也今觀座主達
城相公所撰筆苑雜記其規模大略與櫟翁稗說若

合符契至哉大儒之立言傳後也生雖先後之異時
而其言之若出一人何耶豈非人有先後而道無不
同故耶余惟益齋生於衰亂之世間闕奔走於式微
之際念君憂國之誠出於至情所以能保功名終始
一節卓乎不可尚已今公生於太平之朝遭遇

聖明後容帷幄黼黻至治冠冕儒林師範一世其
心其學其事業之盛固將無讓於益齋而其所纂錄
聖君賢相制作行事之迹有非高麗君臣所可彷彿
其萬一也則是書之傳又非稗說之比也審矣或曰
公之所錄皆可為訓於後世而一二事未免襲稗說

滑稽何耶曰公之博記出於天性時於讌閑戲用翰墨書其平日所見者耳初非有意於著書也優游方朔之言遷固書而不削此亦紀事之體也噫自箕子至于今幾三千年秉筆之士世不乏人而立言傳後者蓋無幾焉非著之無其人實不能久於傳也其人不足為師其言不足為法則雖罄南山之竹禿千鬼之毫日綴數萬言不能傳於一世况敢望後世乎夫然則公之是篇也人可為師言可為法其傳於無窮也固也他日太史氏紬簡臺蓬觀之歲其將無取於是也乎成化紀元之二十三年季秋日門生奉列大

夫咸陽郡守夏山曹某叙

彙尊錄序

彙尊錄考證

尊作篤

子之於親愛之尊故慕之深慕之深故猶懼一行一
善之不聞於世此出於人心天理之正而不容已也
文獻名家著為譜錄纂次世系者或有之矣至於述
先人行業以及歷官師友萃為一帙以遺子孫者求
之當世絕無而僅有也文簡公佔畢齋先生道德文
章師範一世學問淵源出於先司藝公如致堂之於
文定九峯之於西山其操履之篤文詞之富雖由天
分之卓越而皆先公訓迪而養成者也昔在成實先

纂傳
錄無
燕藏
之悉字
施于下
有悉字

生眼闕家居悼先公有至德茂行不大顯於世手撰
一錄先之以譜圖次之以紀年又次之以師友平生
蒞官行事與夫訓戒之辭家廟祭儀之可法者纖悉
具成無有遺失歲庚子更加校定又效陶淵明朱晦
菴撰外祖朴公傳及先夫人行狀增附于後目之曰
纂傳錄蓋取諸禮施于纂鼎之義也燕藏之中衍秘
不示人及門之士皆不得知先生易篋後六年春甥
興海郡守康子韞得之汗漫間將欲銀梓以傳之屬
余為序余伏讀而歎曰有是哉君子之急於揚親善
也記曰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義而明著之後世

實 撰作

實 美作

百 萬作

至此 二字 尊大

無異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
 不仁也是三者君子之所恥也世之人孰不欲稱揚
 先美以傳不朽然不能者誠有所未盡孝有所未至
 耳何者嘉言懿行耳濡目染於趨庭之日而一念不
 謹苟不存之心則漫不能記雖或記之而筆力不逮
 則錄一漏萬曷能備述其全如是其詳耶是錄也先
 後有序詳略得宜該而不失於細實而不至於文苟
 非愛慕之深誠孝之至潛心體認服膺不失者何能
 至是哉况祭禮一事尤關風教我 國家久染習俗
 士大夫喪祭禘用浮屠莫或至此獨司藝公奮不顧
 作正

每卷先生文集卷之

卷之

卷之

藝尊錄
量耶下
有然則三

流俗一遵文公之禮倡於鄉里先生又筆之於書者
為家範一洗世俗之陋豈徒金氏一家世守之規抑
亦當世措紳之所當法也嗟夫司藝公之篤於孝行
佔畢齋之勤於用心非此錄世無得而知之可謂父
作子述趾美傳芳者歟使後之為子孫者皆以二公
之心為心則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門戶之祚
其可量耶是錄之行於世也豈非敦民彞厚風俗之
一助乎嗚呼至哉後學夏山曹某序

弘治十年丁巳仲夏
端午後一日門人某序

勸農文序

嘗讀豳風知周家王業之興實基於七月之詩成王

即政之初周公首舉田家舉趾滌場之苦條桑剥棗
之細日使瞽矇諷誦於前者豈徒然哉蓋民惟邦本
食乃民天為人君者當先知稼穡之艱難然後不以
一己之欲自肆而節儉愛民不棄其時矣農不失時
則民富庶矣民富庶矣則教化行矣教化行矣則上
下安矣隆古聖人之治不過如斯而已然四民之中
惟農最苦寒耕暑耘沾體塗足終歲勤動不免饑寒
而倚市逐利者反獲含哺之樂由是務本者日少而
逐末者日多奈何民不困且窮也嗚呼井田廢而鄉
遂無教稽之令鄙鄙無簡修之政民之播種耕耨皆

無法守而歸於鹵莽矣孰知土化彊曠輕爨之各異
其宜乎今觀姜文良公衿陽雜錄一編其諸穀品形
樣之別時種早晚之宜先後用功之序皆深得其理
而靡所闕遺真農家之指南也諸風辨農談農謳等
篇辨証甚詳而具述田家作苦之狀雖舉衿陽一縣
之事而為農之要際可知也公以蟬聯世胄長於純
綺農未嘗親也早以文章出入臺閣未嘗一帶勸農
之職其於農家之事宜漠然矣而獨留意稼穡拳匕
著述若是其勤其經世養民之志豈不深且遠哉其
與譜花卉評詞曲費力於無用之文字者為如何耶

宜公之毗贊大政澤及生民也惜乎天不假年施未
得究可勝歎哉公之詩文已被 睿獎命銀諸梓獨
此錄未傳於世余以為昔唐聶夷中嘗賦二月賣新
絲詩能動人主之聽况我 朝列聖相承皆重農桑
欽敬制度夏越千古農蚕之書布在郡縣實與豳風
之詩相為表裡今此錄比之加詳羽翼 朝家重農
之本意較諸夷中一篇之詩大相遠也使他日得徹
於 宸聰細糴之上悉知禾稼之名品耕耘之艱苦
詔之公卿頒之鄉里使南畝之民率循是法而益勸
其業上之人又不棄其時則將見茨梁抵京萬億及

栴溪先生文集卷之四
秭太平之治比隆成周彼文景之富庶奚足云然則
是錄之有補於世也不亦大哉龍集辛亥仲春清明
日夏山後學曹某序

止止堂集序

止止堂者故金善源之自號也善源海平人也家于
星州之伽川好讀書著述尤嗜於詩日以吟諷為事
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性不能飲而客至喜置酒輒醉
醺然不問有無於富貴勢利泊如也善源生於閩閩
故宰相靖肅公安純之外孫也文肅公崇善之甥內
外親黨滿朝或勸以仕不屑也早有重名慨然有志

於世既屢屈科第則筭室伽川上扁以止也詩酒自
娛將有終焉之志 成廟踐祚之初命有司舉遺逸
起為中部叅奉後擢丙申科歷諫省躋禁後華聞益
遠俄坐事貶高靈也也距伽川十餘里三年不一往
其廬人皆以為難久之還 朝入吏曹為正郎丁未
春卒於京師年纔五十餘家甚貧賴僚友鄭子健極
力經紀乃克以喪還鄉余時守咸陽與尚牧申彥深
違哭其殯為文以祭後適其鄉有蓋沒丹陽張祐宅
淒涼吳下伯鸞墳之句追悼之懷略見於此與善源
上下從遊者蓋二十餘年知善源為甚熟善源天資

忠孝篤於友愛信於朋友真純和易無纖毫修飾邊
幅人以此尤愛慕及其沒也搢紳咸嗟咨若文藝則
於善源特末事耳善源歿後十五年今方伯金公伯
春以遺稿若干首寄余曰余哀善源之早世不得顯
其志又懼其詩之不傳於世子其正訛謬序其卷端
余於世百無所能只喜道人善耳凡鄉曲賤隸之人
有一技一能必亟稱而掄揚之猶恐不聞於世况如
善源者哉余方以編人文字得罪於時竄謫以來妻
孥見余看文書親筆硯則詢罵而焚棄之余亦懲曩
吹鑿不探筆者數年既又自許曰倚伏難常者在天

而難追豈區區思慮所能周防而一噎之人終身廢
食可乎然則善源之詩不可不叙而傳之也孔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上上者不必有德和順積中英華發
外顯於言語施諸文章者皆德之著於外者也孔子
之徒豈揉觚弄翰學為文者哉詞華雖美言語雖工
苟無其德不足勸也善源之詩冲澹閑雅類其為人
信乎為有德者之言也其傳於遠也無疑而高風雅
履猶恐其不聞於世故具道其美如右并及善源之
出處終始使後之人不徒翫其詞也弘治十四年歲
舍辛酉八月初吉昌寧曹某序

題崔文昌傳後

按文昌崔公生於羅季年十二隨海舶入唐尋師力學十八中進士第調宣州溧水縣尉為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及黃巢叛高駢為天下兵馬都統辟為從事一時檄文狀牒皆出其手名動天下其四六集桂苑筆耕載於藝文志及年二十八僖宗光啓元年本國下康憲王之十一年奉詔東還仍留為侍讀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瑞書監事後出為太山富城太守真聖女主之八年進時務十餘条主嘉納之以為阿養自以西遊大唐東還故國皆值亂世自傷不遇

逍遙自放於山水間營臺榭植松竹嘯咏風月若慶州
南山剛州冰山陝州清涼寺智異山雙溪寺合浦縣
月影臺皆其遊翫之所後挈家隱伽耶山以終老焉
此公平生出處之終始也或者疑其以公之大才卷
以東歸陳力孰列遇事匡救繙縫其闕失粉飾其文
治則國勢不至於捏旣萱裔何遽於猖獗而顧乃桮
逢偃仰不屑仕官國之危亡視若越人之肥瘠無乃
幾於潔身而亂倫懷寶而迷邦者耶是不然公以童
稚之年遠涉溟海不憚險艱未弱冠取科第如摘髻
其心豈欲效向子平臺孝威者耶其勵志功名而有

心於立揚者蓋無疑也由其欲仕唐也則宦寺擅於
內藩鎮橫於外朱梁篡弒之兆已萌欲仕本國也則
昏主委政於匪人女后淫瀆而亂紀嬖倖盈朝翕
訕上固不可容吾身而望其行吾道乎况公之明識
已炳於青松黃葉之句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滄海
橫流非隻手可遏尋深山而友麋鹿攀薜蘿而弄明
月者豈公之本心哉嗚呼自三國以來文人才士世
不乏人而公之名獨光前而掩後膾炙人口平生足
跡所及之處至今樵人牧豎皆指之曰崔公所遊之
地至於閭閻細人鄉曲愚婦皆知誦公之姓名慕公

托

之文章則其所以得於一身者必有不可名言而感
化於人者若是其遠且深也噫以公之才生於今日
之盛時其黼黻王猷振起大雅之風者為如何哉人
與時不偶命與才不諧豈非千古之恨耶余少時嘗
讀公人間之要路通津眼無開處物外之青山綠水
夢有歸時之句想公之襟袍飄々然非塵寰中人及
觀公之平生名區勝地之在國內者是迹殆將遍焉
則青山綠水之句本非寓言而益歎公雅意之所存
及今是踣柶隱之地手撫題詩之石山之蒼蒼々然者
即公之氣像水之泠々然者即公之風韻松籟之咽

於半空者即公之警歎凡接於目入於耳者無非
鬚乎聲容則徘徊顧瞻之餘尚有不盡之懷余之來
此豈苟焉而已哉故略叙慕仰之懷於短句之中且
列公平生梗槩使後之來遊此地者詳公出處本末
云弘治四年歲在辛亥七月上浣夏山曹某書

書海印寺田券後

右四十三幅庚戌春學祖和尚承 懿旨重創毗盧
殿都料匠朴仲石得之樑楣結構中乃本寺買田庄
券也按史乾符只六年而此稱七年廣明只一年而
此稱三年中和只四年而此稱五年龍紀只一年而

此稱三年景福只二年而此稱三年者新羅越在海
外改元頒朔或踰年或隔年然後始到故也其稱敷
者即叢林之謂也乙巳以前只稱北宮海印敷庚戌
以後始稱惠成大王願堂者蓋角干魏弘死於戊申
二月實直聖女主之二年也主念弘私侍之寵追封
為惠成大王則此云惠成者其為魏弘無疑而康和
夫人者亦必弘之妻也後十一年丁巳六月真聖傳
位於孝恭王而十二月薨於北宮則竊意海印為弘
之願堂故主去位釋權惟嫪毒之是念托身佛宇之
中竟殂於此其欲同穴之志亦皎然矣券內文字與

今吏牘頗異多所未解獨愛其自乾符戊戌至于今
六百一十餘年人世之興亡離合幾許變遷而獨此
斷簡故紙宛然尚存於兵火虫蠹之餘豈不為可感
耶芻恨當時文籍散逸無徵末學荒蕪聞見不博為
未盡辨云弘治四年歲在辛亥秋七月十有一日梅
溪曹大虛書

墓誌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申公墓誌銘并序

余嘗觀天之賦物不偏於一如角者去齒翼者兩其
足是故有大人之德者未必有俊逸之才有卓厲之

行者未必有經世之文自孔門多賢四科之目顏閔
諸子只言其長而無有全備者况後世偏邦人物乎
若吾次韶德行文學政事雖謂之全才夫誰曰不宜
向使生於中國濡染其耳目澡濯其光華則其所得
豈讓於昔賢乎哉謹按申氏系出慶尚之高靈縣五
世祖諱德隣禮儀判書生 贈左贊成諱包翅贊成
生工曹叅判 贈領議政諱樞叅判生文忠公諱叔
舟佐 五朝位家宰封高靈府院君配享 成宗廟
庭文忠公生八子長諱澍賢而早世卒官通禮門奉
禮郎 贈吏曹叅判娶上黨府院君韓忠成公女生

三男公其季也公名從漢字次韶生於景泰丙子年
月某甲未及期而孤穎秀異凡兒好讀書未冠遍閱羣
書至忘寢食文忠大器之試命作李泌傳文奇而老
成文忠喜曰他日嗣吾業者必此兒甲午魁成均賦
又中庚子科壯元拜司憲監察冬選玉堂諸僚輪
賜暇讀書于山寺公以本官被選辛丑為書狀官從
洪兼善朝京師賀千秋節前此遇有水潦疾病留館
驛者不支芻粟公議兼善投書言禮部上上奏准仍
遣序班護送自此待本國有加然坐擅違左降洪州
教授未幾移廣州壬寅秋有旨舉賢才遺逸大司

三男公其季也公名從漢字次韶生於景泰丙子某
月某甲未及期而孤穎秀異凡兒好讀書未冠遍閱羣
書至忘寢食文忠大器之試命作李泌傳文奇而老
成文忠喜曰他日嗣吾業者必此兒甲午魁成均試
又中庚子科壯元拜司憲監察冬選玉堂諸僚輪
賜暇讀書于山寺公以本官被選辛丑為書狀官從
洪兼善朝京師賀千秋節前此遇有水潦疾病留館
驛者不支芻粟公議兼善投書言禮部上上奏准仍
遣序班護送自此待本國有加然坐擅達左降洪州
教授未幾移廣州壬寅秋有 旨舉賢才遺逸大司

題詠徃復酬答多出公手兩使歆服冬進副提學已
酉春拜承政院同副丞旨以事忤 旨合院并免遷
僉知中樞府事轉禮曹叅議冬復入為左副俄陞右
庚戌六月進都丞旨十二月進禮曹叅判階嘉善辛
亥轉司憲府大司憲北虜犯境害邊將 上銳意攻
討公率其屬守關爭之語侵首相 上怒罷其職尋
拜同知中樞府事壬子移禮曹叅判轉兵曹無 世
子右副賓客侍曹筵敷陳經義援引古事隨事規諷
裨益多甲寅夏出為京畿觀察使時屬旱饑請糶京
倉米若干石以賑又借忠清穀以備民種盡心荒政

民賴以活十二月成廟昇遐明年勅使金輔等到
本國畿甸凋弊供億如雲山陵事急迫於星火公
奔走竭誠能裁濶狹事得辦集無久闕優加賞賜
乙卯任滿復入禮曹為叅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與修
成宗實錄取舍精當刪濶有法度俄兼藝文提學
丙辰秋始患咳嗽明年賀正使爭以計避之最後及
公人皆勸公宜以疾辭公曰食祿計利害非夫也遂
行前此進獻物表箋例使通事賫進公親自擎捧付
禮部上稱歎以為知禮宰相公於是行檢攝有法
一行咸服丁巳二月轉戶曹叅判回至遼東城疾轉

劇昇至開城府 上遣內醫暨公子沆兄從沃等馳

驛往視三月十四日卒于公館享年四十二計聞

上悼甚遣官致祭 賻贈有加八月某甲葬于揚州

某山某向之原公娶宗室義昌君江之女生四男二

女長曰沆順義大夫高原尉尚惠肅翁主餘皆幼長

女適權懿次適權順衡皆世家子也公氣量宏闊風

度凝遠不以事物嬰情胸次坦然無城府矜域每念不

逮嚴顏追慕不已每遇節日不廢省墓事母夫人未

嘗弗其意事二兄甚謹孝友忠信平和樂易而疾惡

如讐

有脫字

然容心處之裕如故人無怨嫉慕媚者其在

要地痛絕干謁門庭如水未嘗以人言撓法在東畿
守令有怙勢弛慢者立黜數人一道肅然三為小宗
伯稽古禮文該洽辨博八典貢舉所收多名士於書
無所不窺為文章雄渾汪洋自成一家詩尤奇麗清
壯不類東方氣習筆法亦遒勁不問家人生產作業
恥言財利與人交初持一心未嘗變遷有所厚薄周
窮赴急如不及嗚呼可不謂大人君子乎四方之士
想望風采朝夕登庸台鉉庶見其有為也而天不假
年施未得究可勝惜哉公少於偉二歲自己丑相知於
輩流中最愛我偉亦以腹心相托表德以次韶者亦

偉之為也遭天大酷持服窮山無意人間事高原尉
遣人致書并以家狀屬偉曰即遠有期卜近葬不可
無誌敢以墓銘為請偉執書泣曰昔劉原父之葬誌
墓者歐陽公范景仁之歿銘墓者蘇東坡揄揚盛德
昭示不朽非大手筆莫可今詞林名公不為不多而
獨以偉為先子三十年之友不遠千里辱勤是教則
不可以拙固辭謹掇而銘之銘曰

器廓而雄學積而豐克衛家聲文忠之孫乃有斯人
蓋世才名才全德備望歸三事天奪其齡百年知心
義篤情深忍作斯銘

墓表

先考 贈嘉善吳夫吏曹叅判行通訓大夫蔚
珍縣令府君墓表

先公諱繼門字胤父昌寧人曾祖正順大夫判典儀
寺事 贈門下左侍中諱遇禧祖奉翊大夫密直司
使諱敬修考 贈通政大夫兵曹叅議諱深妣淑夫
人瑞山鄭氏永樂甲午生公歷官三軍鎮撫典農主
簿司憲監察宰玄風蔚珍二縣階通訓優遊鄉里二
十餘年弘治己酉二月戊午卒于金山鳳溪里第享
年七十有六癸丑七月以子恩 贈嘉善大夫吏曹

叅判公先娶河濱李氏生一女適資憲大夫刑曹判
書金宗直後娶文化柳氏生一男偉今官至嘉善大
夫戶曹叅判側室生六男四女曰倫宣略將軍曰佺
効力副尉曰伸通德郎司譯院主簿女適崔松壽次
適金諱種次適崔孟濟餘皆幼是年五月庚申葬于
黃澗縣馬巖洞子坐午向之原弘治六年九月日男某立

先妣貞夫人文化柳氏墓表

先夫人文化世族高麗衛社功臣文正公璿之後曾
祖諱信嘉善大夫漢城尹祖諱洽 贈崇政大夫議
政府右贊成考諱汶娶辛州奇氏生夫人賢而有淑

德適 贈吏曹叅判曹公諱繼門生一男偉今官至
全羅道觀察使夫人生于宣德丁未享年六十九弘
治乙卯十月乙卯卒以子恩追 贈貞夫人是年十
二月葬于黃澗縣馬巖洞丑坐未向之原

高靈世稿識

偶閱書麓得此詩乃亡友次韶乙未年間所作次韶
少時喜用事下語竒險見之者輒難讀此篇雖未免
此病而氣像雄渾波瀾活動無淺近塵俗之態亦緊
見所得廣博宏肆豈探觚秉輪學為五七者所可覲
耶後學唐詩痛革少年之習沉雄豪健流麗清壯備

無衆體天畀其壽未究其鳴可勝痛哉回書一通歸
其嗣高原尉以附家集云辛酉重陽節梅溪老叟識

梅溪先生文集卷之四

梅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史禍事實 出野史

成廟命先生纂集佔畢齋所著詩文戊午賊臣子光

詭燕山曰曹偉首錄吊義帝文佔畢齋文也頗有意燕山

大怒時先生以賀正使朝天未還燕山命越江時即處斬

之先生行到遼東始聞之一行蒼黃同措獨先生顏

色不變曹仲嘗聞遼東有善卜者忽也元就問吉凶其

人推數無他言只書一句詩曰千層浪裡翻身出也

須巖下宿三宵曹仲回報先生曰初句似是免禍下

句難解相與憫默行到義州鴨綠江都事李之和在

梅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江上一行望見有官人候待之狀皆失色以為金吾
郎來候行刑者相對嗚咽先生曰是亦命也奈何越
江時風浪大作幾乎漂沒良久風定艱關得渡則李
相克均營救更下拿來之命乃悟卜者之詩千層浪
裡翻身出政謂此也第未解下句被拿來京竟得不
死杖流義州移配順天病卒返葬于黃澗甲子禍起
燕山追錄前罪命撤本宅剖棺斬屍仍置墓前岩下
三日不許收葬曹伸始記遼東卜者之說皆合首尾
恠歎不已亦此理有難窮也

先生行錄二段

在適菴遺稿中

公自童稚人期遠到八歲讀小學以禮律身以敬持
心篤學力行及筮仕嘗以親老辭職乞歸養 疏語
懇惻感動 天聽特除近郡以資奉養亦異數也其
事親也樂其心而不違其志極其誠而不失於禮凡
於待人亦必以一團和氣况於父母之前乎
嘗於廬墓時有意禮學捃撫禮記家禮中冠昏喪祭
切於日用者間亦叅以己意未及名篇付諸兼話之
中未嘗出而示人竟失於撤籍之變嗚呼痛哉

先生行錄

庶弟道菴仲

公諱某字某自童稚有志于學問受小學于從祖父

忠簡公得聞為學之方及年稍長學二姊兄佔畢公
才日以進學日以成人皆期以遠大既筮仕大被
成廟之知獎愛特甚為親乞郡 特賜四品守咸陽
時 下書虞諭曰爾以文章致身陪侍唯幄為予所
器者久矣以親老辭職求侍得除近郡以資奉養蓋
出於不得已也予以侍從之故下諭監司令略致餼
于爾親使鄉里知爾以稽古之力榮及其親爾其知
悉公上箋陳謝前此 上令歲抄詩製進稱 旨命
賜父母米豆在郡秩滿而丁父憂又 賜賜祭米豆
油蜜等物外官賻典前所無也公居憂之節一係朱

文公家禮官至叅判燕山朝以修撰佔畢齋詩
罪謫義州移配順天府西有溪遂就其岸
墓名之曰臨清日與邑中諸子約會遊適時
宏弼亦同謫于此相與講論道義佐郎事公如嚴師
焉公知國事日非憂悴成疾弘治癸亥十一月日卒
金宏弼備禮治喪享年五十所交結皆一時名流
公每與之講說朝典切磨經史諸公莫不敬重焉
公天性仁厚踐履篤實談經論史無不透徹
曰吾與大虛講學若決江河大虛我師也
也云

公孝于親友于弟孝悌之道盡矣思於國怒於物怒
怒之道至矣動靜語默一遵前哲而常自韜光晦影
不求人知以故當世之知公者鮮矣

或語及時事愛君憂國之心溢於言表雖
錮未嘗以此介意且以文史坐謫而猶手不釋卷
有願學者輒引罪辭却而若或罔請則諄上教誨然
日不倦非知命之君子何能及此嘗草梅溪
成稿而卒

千
所著詩文章疏甚多論學論道之書亦至累
而籍沒之際并皆見失痛哉

嘉言善行非止一二而略錄其緊以故知者不盡
業 國史有紀茲不著爾

戊午公充聖節使赴燕都還至遼東臨十月之勤

在叵測謂子先起矣禍人皆危之余為訪得此

潔卜之其錄詩曰千層浪裡翻身出此

宵既卒辨明此於遠竄而終未喻此

如有甲子仲冬之變乎十一月慟我墓前岩下三日斬此

正合於宿三宵之句故云云

有明朝鮮嘉善大夫戶曹參判成均大司成韓侯

曹先生墓誌

庚白撰

公諱偉字大庸號寧人考諱繼門蔚孫縣令
曹參判祖諱深 贈兵曹參議曾祖諱毅
命功臣密直司使 贈議政府左贊成翁
柳汝女景泰回成十七月庚申生公少時
氣出人族父曹忠簡公錫文身而異之
書才日以進中壬辰司馬兩試甲午擢
正字遷藝文檢閱 成廟別選年少儒臣
書以為后日地公為其首歷弘文正字
撰司憲持平侍講院文學弘文校理應教
郡出守咸陽拜議政府檢法遷司憲府掌

陞承政院同副承旨遷至都承旨轉戶曹叅判忠清
道觀察使漢城左尹成均大司成全羅監司同知中
樞府事弘治戊午朝京賀聖節及還坐金宗直詩文
撰集流義州久之移配順天遂病卒是弘治十六年
十一月日也公宏材博識為文章最麗一時之士皆
出下風最知遇 成廟朝其守咸陽也有 教月進
所製詩每加 褒美及帝還不次遷擢朝夕且三公
輔一斥竟不返惜哉公姪縣監申允範女無幾生時
獨申氏哭于傍庶弟仲聞疾革馳赴至則已矣
于申輿其柩歸用明年三月某甲窆于黃淵

洞先塋之側以余有宿分請為文誌之銘曰
圭璧其精鸞鳳其姿為世之祥錦心繡腸嗚呼
萬丈文光西謫龍濟南遷順天竟死遐荒有妻
無子與女誰主其喪襄事有弟賻吊有朋誌則
千秋萬歲高岸深谷不堙清芬

先生墓表

庶弟適菴仲撰

昏季賊良善患及窀穴創鉅痛劇歷一紀于茲
首龜趺莫克依葬今粗叙官次于墓表之陰
敬故無其辭嗚呼慟哉公諱偉字大厯號梅溪
其本也考諱繼門蔚珍縣令以公故 贈吏曹

祖謙深 贈兵曹參議曾祖誥教修 歲次 癸丑
使上護軍叅判公娶李氏生一女而李氏在無室
柳氏女景泰甲戌七月庚申生公二金山郡鳳城軍
李氏女歸于金文簡公宗直其後生畢齊公年七
歲先君學益任玄風教讀書警異天順甲申挈入京
質其從父兄忠簡公錫之元而考之三家塾親授
學又從先君子蔚孫中成化壬辰年生真進士試後
佔舉于咸陽講問博洽登甲午春丙科及第拜承
正字歷弘文著作累至校理 賜暇讀書火被
廟之知獎愛最深 傳曰金訢曹偉能文皆當進

者特加一級數月拜司憲府持平癸卯設侍講以公為文學甲辰遷弘文應教以親老乞郡進階朝奉除咸陽郡守前是上命公及俞好仁等每歲抄進所製詩至是上歲抄詩特嘉獎命賜父母米豆又下書屢諭曰爾以文章致身陪侍帷幄為余所器者久矣以親老辭職求侍養得除近郡蓋出於不得已也予以侍從之故下諭監司致餼于爾親使鄉里知爾以稽古之力榮及其親爾其知悉弘治己酉在郡丁父憂命賜賻祭米豆外官賻典前所無也辛亥服除為檢詳遷掌令階奉列五月起擢同副承

旨壬子陞知奏癸丑拜嘉善大夫戶曹叅判甲寅出
為忠清監司 成廟鼎湖灑泣恨不得攀髯三年適
漢城右尹至京改大司成七月復出為全羅監司十
月丁母憂丁巳服闋戊午拜同知中樞無副揔管以
聖節使赴京奸臣起金駟孫之獄以公為估畢婦身
且門身欲去之及還逮獄對辨詳緩但貶義州庚申
移配順天知 國事日非無望還朝憂悴食飲頓減
漸至消瘦癸亥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諫所夫人申
氏與庶身仲奉柩還鄉明年三月窆于先壠之東峰
其冬遇變改厝于是今 上登極之正德紀元昭雪

寬罪舉

褒典例加

贈一級申氏居昌縣監允範

之女側室金氏平壤籍人俱有息而天竟無嗣申夫
人以公之後身個士虞為後公之冠字寬弘事
雖急遽處之怡然儒緩順節大有志於制作凡觀經
史至其處未嘗不三復致意與物無忤孝友純至家道
雍睦少師資於佔畢公培養學力所交結如申公從
護權公健鄭公錫堅俞公好仁蔡公壽李公昌臣許
右相琛鄭二相眉壽講論酬唱詩酒相歡無日不飲
雖在廢謫手不釋卷所著有梅溪集公之行葦隨運
逝蓋斯集之傳不傳未可知也當今秉文之手莫不

護

奠重公無敢有操筆銘公之石噫

梅溪堂記

洪虛白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作於上
必有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臣出於下何相禎之殷
氣類故也物亦有之菊花之隱逸者也是故好之者
五柳先生蓮花之君子者也是故愛之者濂溪夫子
若竹也梅也好之亦各有之雖然孰有梅與爭高者
乎爾其凜凜水清則有巖壑氣丁丁玉立為廟堂姿
或枯槁如處士或綽約如仙子色相或不同而風韻
未嘗不同譬如伯夷柳下惠雖清和不同而同歸於

聖主貞心授契伊傳周召雖事業異宜而同是聖帝明
王之佐至如西湖逋仙東閣詩老詠墨之簡齋賦紅
之坡翁雖其人簡古豪縱之不同而要皆翩上瑞世
之佳君子也今曹侯大虛以文章鳴於世其名望蓋
嘗伯仲於向所謂數君子者其所好可知大虛家于
金陵溪山勝處堂于家之東北隅澗水自巖石間出
日夜奏笙竽過堂去侯手植千葉梅于堂之陰日以
名其堂抵書謂余曰子悉梅之品乎吾所植其花瓣
比他較大香亦異於常求梅之最絕者獨此耳頌借
一言以發揚其馨德余曰噫是固然矣主人是人中

之表其植固宜異於尋常若其馨德則前賢之述備
矣余何言哉况大虛以能詩擅名當世壓倒前代之
名家如暗香疎影之句固已奴視矣余何言哉獨愛
黃廷堅詩曰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商高宗命傅
說曰若作和羹汝作鹽梅是實知梅者余亦謂方今
有文武以上之君在於上如大虛豈宜以東閣西湖
數君子自處止以聲律賭名字而已哉將培其根摘
其實升之廟廊以調和殷鼎使萬口皆得五味之正
豈非斯世幸歟大虛諱偉昌寧人

送曹梅溪先生朝天序

秋七月朏今 天子萬壽節也粵弘治十一年戊午
夏我 殿下簡廷臣好禮而篤敬者得曹侯大虛氏
為進賀使將行或問於涵虛子曰身泰山之登者何
更登山目滄海之觀者又何觀水肖天地之吞者何
事遠地今夫氣宇之廓大造詣之超卓識量之洪涵
文章之富艷如曹侯者雖不出戶庭固已泰山滄海
其高深九州四海其廣大又何必屈子之賦司馬子
長之遊乎余曰噫是不然君子之道近自咫尺尋丈
之間遠而至於天地之無窮其小無內其大無外固
不可以淺識謏聞而臆料之也曹侯之器人皆知其

極大以遠無復有加然侯之志則不然方且進上不
已為文章非三代兩漢不居其相道以臯夔稷契為
準餘子有不數致君必堯舜五伯羞稱蓋其不至不
止直斃而後已者也其肯局於一方安於坐井乎况
我 殿下事大之誠 皇朝眷遇之隆而朝聘使節
詎容尋常行輩為乎則侯雖欲不行得乎燕京即禹
貢冀州之域唐堯虞舜氏之舊都而 皇明禮樂文物
之盛超軼百王當時都俞揖遜氣象猶存文物交際
之間想當與夔龍元凱之儔接武比諸春秋列國大
夫規口八周之庭者所得孰大孰小燕昭之金臺周

宣之石鼓昌黎之山斗孤竹之清風莫不徒倚
瞻仰咨嗟乃若祿山之橋丁仙之表亦皆吊古興懷
發於性情形於諷詠其所得又豈不萬口執挈而東
歸又以奉前席之對賡明良勅天之歌陶鑄唐虞之
盛治端在此舉矣而子之不願行何也或者笑曰子
之言是也相與飲之酒而侑其行遂書其言以為序
弁于羣玉之顛

送曹梅溪先生觀察湖西詩序

今夫天寥廓而無闕其體虛故懸兩曜羅衆星覆萬
物包大地而有餘豈惟是哉噐虛故有聲室虛故生

明舟虛故不敗物皆然况於人乎曹相一世之偉人也休七乎其心也恢七乎其量也虛室然尋常皓白無黯黯晦盲時虛舟然能容載江湖之萬像而不覆敗如洪鍾之穹窿其腹也扣之眷容然撼搖地軸鳴於世其聲合於軒轅氏之律呂皆虛之出也故其友字之曰大虛吾嘗與大虛遊窺其器上自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垂世立教之嘉言善行下逮漆園三閭司馬楊雄之文其他百家衆流之說其書汗漫咸匯而瀦之無所失能施於有政非虛之大者餘之乎今將持是而加於湖

西五十餘州山川民物之上其有不被覆冒者乎雖
然吾聞後百濟之墟餘風尚在睚眦之念至殺人
或少不快已則輒發其守宰之過抵死者有之非細
故也其南陲際海驚濤屢起邊民往往肝腦血鋒刃
為其上者能不動念乎大虛之素蘊畜其必有設施
於此者矣將行能言者皆有贈獨不可無言故書如
上以為送行詩序云

祭先生文

寒暄堂金先生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十二月甲午朔十二日乙
巳付處人金宏弼謹以清酌庶羞之真敬祭于故梅

溪先生曹大虛之靈唯公天資寬仁長者之風蜚莫
早歲聲動海東擢登龍榜歷敷華秩一佩郡符民蒙
其澤宣化兩道人思其德首居銀臺久司喉舌出入
玉堂屢掌綸綍文為華國詩稱冠冕擢亞地官位亦
尊顯士類家亡孰不榮羨吁嗟薄命中道獲譴謫
遷南六閱暑寒一疾而逝竟不生還瘴中旅櫬誰
誰依魂單骨孤倍增悽悲哭欠子女吊之親賓終絕
其嗣天維不仁人誰不死公更可憐我之獲見實自
青年偕謫同遷共配昇平特荷眷厚分若弟兄招邀
講討待以深情將謂仰賴以度殘生疾疹憂患誓莫

相指豈料於今棄我而先嗚呼余乎窮獨之極言無
聽者出無所適榮亡子亡顧影咄亡今後歲月誰與
消遣只思陪遊肝膽若剪來陳簿算詎盡哀誠瀝酒
告情老淚先零嗚呼哀哉尚饗

黃澗松溪書院奉安文

尤菴宋先生

恭惟 列聖興化羣哲相繼其在 成中景稱盛際
雖遭不造不克其施餘徽未泯百世之師執躅所留
可蔑崇報惟茲爰始敬仰明告梅溪曹先生卓然其
才寬厚之資樞衣佔畢麗澤戴尼餘事文章黼黻
王朝經術論思身許獲臯 主知方深弓遺鼎湖旋

罹奇禍稅于中途何幸衣冠歲我東岡松檟長新草
卉含香

金山景瀛書院奉安文

師傅朴莊衢

恭惟先生天挺英特淑氣所鍾金玉其玉溫雅之資
超詣之識稟受既高學古有獲禮以為基義以為的
承家孝友環璞小學年顏弱冠聲華籍上儒林根柢
學海宗伯少師真儒斯文有托羣游英俊益資麗澤
雲路羌永倚君蓬閣遭逢 聖際出八丹極 至尊
徵詩古今罕覲 恩及二親 錫賚孔碩方期七襄
以補衮職天不助宋鉅禍斯作哲人殲盡殄瘁于國

得竄龍灣仇者所服昇平遠徙大賢同躡夏國作時
感深風燭日斜庚子竟至賦鵬謫仙無後天道冥漠
封樹猶存舊宅荆棘山河詩卷愴人耳目邦人景仰
瞻仰曠百士林同聲誰敢不力鑑湖之濱黃岳之麓
經始儒宮祠宇翼_七冠紳齊會共薦明酌神氣洋_七
愴况來格萬世千秋毋我遺教

梅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余在頂上保瀆先正寒堂
全所為答故梅冷曹先生
文者曰文為華國詩稱
冠冕曰滴西遷南六閱若
寒則三復冰津翹挹遺

風恨其文多詩之埋沒亦
可見也余中德甫遠自金
陵千里貽書盼似先生遺
稿凡多千篇且致其後死
意要亦題其後能人當何

是以重先生然濟此程氣日
若有神志於其方者亦安以
去感於形而終無一言如武先
生佔畢高堂門人亦以文章
馳身大被 成廟之知矣

數磨華廬友至系案及
燕山戊午子光克壤壽用
史事起獄而先生嘗隆佔
章政務以知察徒西蜀六
年而歿時寒暄同滴一府

躬在焉。去而答以文。至恨多。
先卒則相與。深可知。也。越
明年甲子。秋。文正。寒暄。竟。罹
酷禍。噫。先生之先卒。其可
恨。敢。多。多。恨。耶。蓋。所。謂。史。

相實崇於吊義序一爲他
年之作此濯纓之錄於史後
之急子來未能知其意之
取其年可必有補於名義故
然然則先生之得命於子光

青田中雖與寒暄同稠又
何恨焉上年以來名氣一說
蒼為世所禁其水與以明
去乞誰之功而世乃有湯蒸
惟批為日後片者言綫如

以先生事則乃及於終

亦乞果生知先生者哉

夫是者乃後之讀者之精

也乃生心不足之心詩孟子

曰頌詩讀至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福多世也余故累
著先生被福一所以歸如你
讀乞為始者診在也乃多也
而為流為標驗也也

宣統元年九月一年戊戌仲

夏上濟後是清心金橋法

右梅溪曹先生集總詩卷文凡
四編余自昔聞先生有道甚久
而慕之博求其遺集而欲觀之
世無存者會余忝守金陵郡郡
蓋先生食德鄉也即從其後昆
而請之先生五世孫述子善甫
出軍卒數卷示之曰先祖之遺
稿宜不止此拾於禍故餘者惟

藏於家而力微不能刻日致
爛佚不肖輩之所深恫也余既
受而讀之向自念平昔知慕先
生求一讀其緒言乃今得之幸
矣而顧此初非全稿而又歷數
百年不登于梓浸以泯滅良可
痛也其一二僅存者尚可緩其
不稍量耶遂捐俸庀工使即刊

之既訖子善辱余附一語于集
序謝不獲暇書此塞其意先
生道學文章之懿自省尤養
生宜論在而其立朝之始終
遠禍之源者洎其後愍章馳
汝芽侑降者則見於諸公之
敘述既美而先生之幽光著矣
余慙敢更贅

戊戌年夏下澣後學清冷金標

嘗先祖遺稿多至汗牛充棟而卒矣於甲子之大禍
先祖之庶弟適奉仲收拾於散逸之餘重得詩若文
若干篇而已祗錄子孫之殘微迄今數百餘年未克
入梓以先祖道施之尊文章之盛泯之惜初將全無
傳不肖後孫尚何所籍生哉何幸或太守金侯以儒
雅為治固所至良於官而赤之負當世稱下車以來
尊賢右文之事靡不用極一日索先祖遺文覽其草
率慨然歎歎曰豈可以當吾世而不傳先賢之文并
掩其遺德也遂謀剞劂損俸鳩工不數日而功訖使
之流布於一世傳顯於百代其所以昌而不朽而壽永

以者抑何眷之委曲也子孫之含思感淚直無語也
而尊道之心慕賢之誠其有先於斯文者為如何哉
想先祖之英靈亦必有感於真之中矣凡我子孫
若孫者念及於此則其可忘金侯乎金侯不可忘則
其恩輕重大小宜如何報也前之薦紳大夫寧是已
者不為不多莫有能念及於斯而獨我金侯糾其文
壽其傳則此何以稱焉頃年

聖教特下先祖易名之曲曰道德學問如彼卓之崇
德褒賢之意炳若於綸音則金侯用心之勤不獨
在於為先賢地以仰答

聖上之至意而風一世者尤可尚也夫君子稱道之
辭既盡於卷首復贅荒拙極知僭猥而家此大凡情
激乎中敢陳區々之志以識不諛言助我後人其監于茲

五代不肖後孫述感泣敬書